

◎ 李念桐作品

亲爱的， 我把青春弄丢了



青島出版社

李念桐◎著

亲爱的， 我把青春弄丢了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爱的,我把青春弄丢了/李念桐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5.11
ISBN 7-5436-3486-4

I. 亲...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0884 号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举报重奖,敬请关注。

盗版举报电话 (0532)85820361 85814926

亲爱的,我把青春弄丢了

作 者 李念桐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bolanggupku@163.com
封面设计 翡 翠
全书插画 杨斌斌 刘 荣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85814611—8664 传真 (0532)85814750
照 排 青岛正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890mm×1240mm)
印 张 10
插 页 8
字 数 200 千
书 号 ISBN 7-5436-3486-4
定 价 20.00 元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承印厂调换。

厂址:青岛市重庆南路99号 邮编:266032 电话:(0532)8277347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畅销长篇小说



作者简介

李念桐

女，生于1970年代，性淡泊，喜独处做思考状，勤读书，好饮酒。现客寓成都，以证前人“少不入川”之言。



《一座校园的传说》

迄今为止最值得期待的大学&爱情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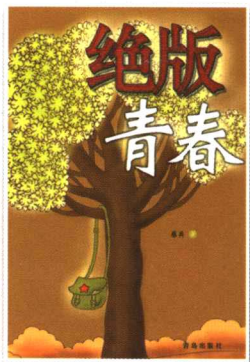
湘潭鬼才尹高洁沥血之作

金庸群侠激情演绎浪漫大学爱情

献给那些曾经、正在或即将拥有大学时光的人们

出版时间：2005年5月

定价：19.80元



《绝版青春》

1970年代生的部队大院孩子王蔡兵
奉献有关童真与成长的绝版青春

震撼心灵，唤醒最真实的初恋记忆
一起狂欢，一起祭奠……

出版时间：2006年1月

定价：19.00元

装帧设计：翡翠 {www.renfish.com}

全书插图：杨斌斌 刘荣



她管所有的女人叫美女，管所有的男人叫帅哥，也不管对方是不是歪瓜裂枣。秦若凤说得没错，辛苏这样的女人天生就是尤物，生来就是迷男人的，包括肉体也包括思想。幸好她还是处女，如果让她放开，不知将会有多少男人死在她的手里。她有一对天生的风流眼，有销魂蚀骨的媚笑，有丰胸肥臀，每根骨头都透着风骚。

亲爱的，
我把青春弄丢了





“还睡？该走了。”

很大的一声，不知道是说给哪个听的。

我吃了一惊，跌跌撞撞地从睡梦中跑了出来。

龇牙咧嘴坐起来，茫然四顾，荧屏上仍然继续着《末路狂花》。刚刚七点出头，网吧的老头正在打扫卫生，脸上的表情让我的心情更加郁结。

没想到，还有这么便宜的住处。虽然沙发窄了点、短了点，可是一晚上才六块，比住二十块钱一宿的小旅馆划算多了。

我站在清冽的风中，轻轻地活动着酸疼的脖子，慢慢回想着昨天之前发生的事情。

这该是离开王家的第五天了吧？五天前还生活在一起的那些人，过世了的王老太太，不问世事的王新，还有他断了一条腿的老爹，他们又将成为回忆吗？

本小姐韩星的浮萍生涯又开始了，这次，又将由谁把我打捞上来呢？

网吧门口就是餐馆。肉包子、小米稀饭的香味借着晨风勾挑着人的食欲，黄澄澄的油条膨胀得像空落落的胃袋。

我要了三个蟹黄小包子、一碗八宝粥，找了一个角落坐下。

对面一个河马似的男人在跟老板娘耍贫嘴。

“这咸菜咸死人了！打死多少卖盐的了？”

“不咸还叫咸菜？”老板娘振振有辞。

“要把我咸出气管炎，小心我媳妇拆了你的店。”男人拖着长腔，别有深意。

“又不是吃醋，怕什么！”老板娘吃吃地笑，“大不了赔她一个。我们家那口子怎么样？”

不知道等我到了他们这个年龄会不会也能把两性间的事情当成小吃来嚼？

河马没搭腔，翻到脑门上的俩眼紧紧盯着电视：“快看快看，又是秦若凤！”

“秦若凤？就是那个敢打公安局长的？”老板娘变了脸色，“他又怎么了？”

“B城第一大狂人，只有咱想不到的，没他做不到的。人命官司。”河马精神抖擞，“养螃蟹的借了他的钱，赔了。姓秦的非逼着人家拿家产顶债，活活把人逼死了。这不，公安局正在查这事儿。”

“多少钱？能逼死一个人？”老板娘惋惜地摇头，“看哪，都跟记者动起手来了。他以为这些记者是好惹的？”

“哼，要是怕，就不是秦若凤了。”旁边一人头不抬眼不睁，“连公安局长都敢打，记者算老几？没什么大不了的，顶多进去蹲两天，还得好汤好饭伺候着，出来了照样该干啥干啥！我舅子有个同学就是公安局的，说怀疑姓秦的身上有好几件人命案子呢。”

“怎么不抓他？”

“太岁头上动土，好日子过够了不是？”

“王子犯法也得与庶民同罪。”老板娘义愤填膺。

“女人见识！”对方不屑一顾。

“就是！”河马唯恐落了后，“像他那种小学念了五年都没有毕业的人，你以为能懂得多少道理？他就是道理，就是法。不错，法庭的大门是开着呢，但是，人家可以横着膀子自由进出，咱们就不行。为啥？钱呗。”

“就他，土匪头子一个。敢情文化水平差点。你们说说，这样的都能开宝马、抽大烟、睡总统套房，还有天理吗？”

“咳，谁有那个前后眼？”老板娘眼珠子发绿，“人的命，天注定！”

不会也能把两性间的事情当成小吃来嚼？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你们咋忘了这话了？敢拼呗，不要命呗！心狠手辣就能吃香喝辣。坑蒙拐骗，打砸抢掠，抢工程、抢女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主儿，谁不怵？”

“害怕就得给他挪地方，本来是你的也不敢要了。不全落他腰包里了？”

“嗯，甭说人家狂，换成是咱们，有了那么些钱，还不知道会是个什么德行呢。吃喝嫖赌抽，天生就会，能比他差到哪去？”

话题拐进了女人的裙子底下，男人们开始关注起从姓秦的手里过了多少女人，渐渐地语气中多了对他的艳羡和嫉妒。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这年头笑贫不笑娼了。”

“我就不信了，还真的没人能制服他？”有人因妒生恨。

“没听说跟‘新家园’的老总死对头？搞了好几次都没能动人家一根毫毛。”

“‘新家园’的？是不是姓梅的？”

“哪个‘新家园’？怎么没听说过？”

“这就对了，这正是人家的聪明之处。悄没声地赚钱吧，张狂什么？”

走到门口时我听到一人圣贤似的说。

从今天开始，我就不用再睡网吧了。朋友辛苏十分仗义地收留了我。

屋子里充斥着辛苏的味道。是沐浴液、洁面乳、粉底液和香水以及昨天夜里从恋歌房带回来的烟酒的混合气味。

她正在修饰指甲，先涂一层白的甲油，稍干后，用针蘸着粉红色、绿色在白底子上点缀。打扮自己的她认真而又执著，决不逊色于艺术大师。

清醒时的辛苏基本上都在煲电话粥。她更换电话的频率跟她来月经的周期基本相当。

器唯求新,就算一天换一个,对她而言也不是什么难事。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她那几个卖手机的朋友非常乐意让她做形象代言人。更何况,他们还妄想着用一点小恩小惠就能满足自己原始的欲望。

可恨的是,辛苏居然乐在其中。

只要是公的,只要能将就着看的,她都爱。

这是一个严重缺乏关爱的女人。

她又在打电话,不用问,看那瞬息万变的表情就知道,彼端一定是个男人。

“我算看透了,你这家伙是狼心兔子胆。怕什么?怕我跟你那东宫夺权?离了你我不能活是不是?除了天堂和地狱,还有我进不去的地方?你说什么?脑子抽筋了?我去那里就一定要酒疯?好,你越是这么说我还偏要这么干!怕了?那就少废话,十一点,准时来接我!你老婆?干我鸟事?干吗问我?说好了,不来你给我等着。”

“又怎么了?”我一边浇花一边漫不经心地问。

“顾老二那头蠢驴!”无骂不是辛苏,“他妹妹结婚,我想蹭顿大餐吃。你要不要去?”

“不认不识的,多没意思。”

“听他说他妹夫有能耐得很,是什么房地产的老总呢,又有大奔又有凌志的。他结婚,去的一定都是有头有脸的。你就没有想过去物色个男朋友?香格里拉呢!去长长见识也好。”

我没兴趣,也不赞同她去。

“为什么?”

“掷果潘郎,看杀卫玠。你们都是同类。你去了,人家得花钱多雇几个保安,不然到时候秩序大乱就不好了。”

“匹夫无罪呐!”辛苏顾镜自怜,“话说回来,如果新娘子实在对不起人民大众,我倒是不介意替她拜堂。如果新郎官不错的话,替她入洞房也可以。”

息万变的表情就知道,彼端一定是个男人。
她又在打电话,不用问,看那瞬息



我嗤地笑了，想不明白一个老处女总说这么露骨的话是什么用意，道：“光说不练！”

“瞧不起我？告诉你，不是我不敢，而是因为没碰上合适的。好男人都给人抢光了。”

我笑道：“你什么心思我还不知道？老公是别人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我就不明白，三条腿的蛤蟆不多，两条腿的男人满大街都是，随便你怎么挑。干吗非要抢人家碗里的？”

辛苏呵呵笑了：“与其自己花很多年工夫、浪费大半的青春呕心沥血训练出一个称心如意的男人，倒还不如捡个现成的。”

“这要是让男人听到了，还不得气得吐血？你把他们当什么东西？”

“谁敢说自已不是东西？男人和女人，本来就互为用具。”

“你呀，趁早别在恋歌房混了，贫嘴寡舌的，将来哪个男人敢要你？”

“说起恋歌房我倒想问你。”辛苏郑重其事，“昨晚我跟小秋说过了，她们‘夏威夷’桑拿正好缺人。不过我寻思着你从来没干过按摩，行不行？不如，你跟我去恋歌房吧？你这模样绝对没问题，再化妆，一个月至少能拿三四千，足够你开销了。”

“那桑拿一月能挣多少？”

“这个，我也不清楚，得问问小秋。”

“我就想找个安静一点的活儿，能有足够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至于钱嘛，我又没有什么大的支出，不用化妆品，不喜欢打扮，吃东西也不挑，够交学费就行了。”

辛苏狠狠吸了口烟：“那就去桑拿吧，有小秋和丁宁在，放心。决定了？那我安排你们见面。”

“我都迫不及待了。再白吃白喝下去，我怕会把你拖垮。”

“神经病！你能吃多少？这种话亏你也说得出来？算什么朋友？寒碜我是不是？”辛苏的白眼球都快甩出来了，“对了，要不要我

先把她们叫来,教你一下基本功?你不会按摩是不是?听说按摩有很多道道呢,得有十八般武艺人家才要。”

“不用了,保健按摩的穴位和手法我全会。相信能过得了关。”

“是伺候王老太太的时候学会的?”辛苏挤挤眼,“那最好不过了。以你的聪明劲儿我倒是不担心你学不会,就是怕你心理上过不去。怎么说这种工作都叫人瞧不起。外边的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咱们,总觉得咱们下作。”

最下作的事情我都做过了,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当时要不是急着给王老太太筹措住院费,我绝不会认识那个来自七台河的姓李的老妓女。病急乱投医,都是希望惹的祸。

“哎呀,就你这模样、身材,在这儿搓背,不觉得委屈吗?”李老姐仰躺在按摩床上,两腿开得大大的,“这种活哪是你干的?都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乡巴佬干的。”

“他们能干我怎么就不能干?我也是乡巴佬。”这样的话我听过不少了。

“有捷径走干吗非要出苦力?”李老姐的声音沙沙的,那是做皮肉生意的女人所共有的声音,“跟你说,钱,对于女人来说太好挣了。你一月挣多少?”

我心算了一下:“搓一个五块,我拿六成,一天平均能搓十个,一个月下来将近一千吧。”

“啧啧。”她直撇嘴,“这也叫钱?还不够我吃饭的呢。你跟老姐说,是不是很想挣钱?”

我微笑:“是啊,我婆婆现在住院,急等着用钱。我倒是很想去抢银行,可是没那本事啊。”

“你结婚了?才多大啊?”她明显有了戒心。

“结婚是迟早的事。”我回答得很含蓄。

“咳,我说呢,要真是结了婚,还能干这个?你老公知道吗?”

以你的聪明劲儿我倒是不担心你学不会,就是怕你心理上过不去。怎么说这种工作都叫人瞧不起。



“嗯，他并不反对我干这个。”

“我的妹妹，”她推心置腹了，“不是我在挑拨你们的关系，要是男人真对你好，他才不会让你来这种地方出力呢。我看你脚上套着塑料袋，怎么回事？”

“哦，在水里泡得久了，裂口子。”

“很痛是不是？他知不知道？”

“过两天就好了。”我鼻子一酸，几乎掉下泪来。

我似乎已经被人遗忘很久了。

“没结婚就这样虐待你，可想而知结了婚会是个什么德行。有本事自己赚钱养家，叫个女人在外头拼死拼活地算什么爷们？”李老姐直说到我心里去，“这样的男人倒贴钱我都不稀罕！指望他，我不得饿死、累死？你对他老娘这样，值吗？实话跟你说，男人是最薄情寡义的。提裤子的工夫，就翻脸不认人了。为他守什么？贫贱夫妻不到头。这年头，要不就找个有钱的，要不就自己有钱。没有钱，哪来的感情？扯淡！”

“是啊。”我随口附和着。

她压低了的声音进一步攀附过来：“说句不好听的，谁能保证一辈子守着对方？好就好，不好就拉倒。趁着年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到老不后悔。咱们女人，唯一靠得住的不就这副身子骨吗？不赶紧趁年轻挣点养老金，等到七老八十了，后悔都来不及。你敢指望男人？好，找个老实的，窝窝囊囊一辈子，穷得丁当响，有什么意思？况且咱们也瞧不上那样的孬种。感情是什么玩意？看看那些离婚的就知道了。谁敢说将来的事？但是只要自己手里有钱，啥时候都不慌。妹妹，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我只管笑。

“不干了，听你李老姐的，别在这里浪费青春。”东北人果然义气，“跟着我，保证叫你一个月不下五六千，而且轻轻松松，好吃好喝。老天安排咱们认识，这是缘分，得珍惜！我要是不帮你，就对不

起老天。我也没有太大的本事,可是拉你一把还是做得到的。”

我点点头,已经给她说动了。一月五六千,那可是天文数字。闯荡社会七年多,我的存折上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呢。

B城是一座普通的江南小城,靠山面海,历史悠久得都散发出朽败的味道来了,像海边沉积的那堆破船,怎么看都像棺材板。城市以未名山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西城属老城,人文、经济发展较早,暮气便有些重。东城是靠着这几年的地产炒作新拓出来的,小伙儿似的,看起来年轻漂亮,却总叫人感觉像个“愣头青”。唯独未名山有风骨,但是夹在这风气不同的东西二城间,就有点孤独凄怆的感觉。

为什么会寂寞呢?它不是存在于城市的心里吗?

我一直想不通,不知道是自己眼睛有问题还是心态有问题。

李老姐在城西的“红灯区”有个店面,门头是理容。10平方米左右,门上贴着红红绿绿的玻璃纸。在那片“红灯区”里,类似的美容美发店很多。一入夜,到处红灯隐约,尘埃般浑浊的香气随着花枝招展的小姐们的晃动肆无忌惮地蛊惑着行人敏感的神经,剥解着他们不安分的衣扣。

我躲躲闪闪地找到了“汶丝”美容美发设计沙龙。正是大晌午,连鸟都午睡了。

李老姐笑着迎出来,熟络得如同家人:“吃饭了没有?刚才一阵子太忙了,一下子来了三个客人。你决定了?他不知道吧?”

“我跟他说来学理发。”

“没事的,你放心,我替你掩护着。”

店面虽然不大,可是很干净,理发的工具很齐全——幌子扎得比较结实,这让我稍感安心。

“理发的多吗?但愿人员不要太杂。”

“你真以为咱这儿剪头发?凡是走进来的,都是有想法的。”李老姐的嘴像扳倒了黄豆缸,“以前我这里有三个小姐,太疯了,经常偷偷出去跟客人开房,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一气之下让我都给撵走

店面虽然不大,可是很干净,理发的工具很齐全——幌子扎得比较结实,这让我稍感安心。



了。本来想重招两个，不过你也看到了，这周围又新开了好几家，竞争有点激烈。我总不能让你不赚钱吧？再说，人多乱，龙多旱。就咱们俩，忙点归忙点，可收入有保证不是？”

我点点头。

“干咱们这个的，弹性很大，午饭后开门就行，晚上一般到一两点。”

“工资怎么算？”

“随时算账，五五分成。光做按摩四十八，其他的一百五，实在冷清了一百也做，闲着也是闲着，你说是不是？”

我对此毫无经验，只管听着。

“这个店不大啊。”我问，想知道在哪里接客。

李老姐关上门，推开了对门的那面落地镜子。镜子后居然有个房间，并不比外头的空间小，装修得还挺上档次，墙壁全是软包。木地板，席梦思，红馥馥的灯光充满了暧昧。枕头、被子收拾得整齐又干净，空气中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糜烂浑浊的气息。

干净就好，起码生病的概率会少点。

“没事儿！辖区派出所的我都认识，有什么事他们提前就告诉咱们了。他们也不想自己的地盘上出事。”

我又踏实了许多。

“咱这里条件算是不错了，这是卫生间，有热水器，还可以洗澡。要不客人喜欢来咱这儿，干净呗！”李老姐拍拍一旁的梯子，“上边还有个吊铺，如果有人害怕，你就带他们上去。”

转身她塞给我一小包东西：“这个，你自己放好，用完了就跟我说明。”

我只看了一眼就脸红了。那是一盒避孕套。虽说跟王新一起生活了六年，可是还从来没有用过这个玩意。可能是他太短小的缘故吧，王新多多少少有点自卑，所以尽管年轻房事却少得可怜，六年中两人做过几次爱，数都能数得清。王新只爱电脑游戏，而我，也落得

清闲自在。本来去王家就不是因为王新。

卖身的生涯就此开始。

开始我就算计好了,至多一个月,挣够六千块就洗手。这些钱正好够支付老太太住院的钱。这样算的话,需要接五六十个客人。因此,我并不把男人当作活物,而是看成一张张钞票。我本来话就少,于是越发沉默。基本上来的男人都属于迫不及待型的,狗似的带我进了房间,褪下裤子就做……

从那以后我就怕了白昼,甚至于白天不敢上街,总感觉有人在偷窥、在指指戳戳。更怕哪天突然遇上一个“客人”,对我进行言语上的猥亵。我没有了信心,恨死了太阳,巴不得地球永远地陷入黑暗中。我感觉如处荒漠,白昼令我惶惶然无所适从。只有当夜色降临,我的情绪才会慢慢安定下来,四肢百骸才舒张开来。

我生平第一次剪短了头发,只为了降低从业风险系数。这样在跟男人折腾完后就不需要梳头,即使突然遭到警察盘查,我也不必过于慌乱。

我开始化妆,尽量描画得面目全非,让自己都认不出镜子里的那个俗不可耐的女人是谁。

我开始抽烟,不是无聊,是为了镇住身上的一种气味,那种气味不是洗澡所能够清除掉的,而是来自身体内部……

跟多少男人上过床,我很麻木,这些男人在我的眼里不过是没有情感的机器。我清楚地记得,他们无一例外,都很紧张,这多多少少让我找到一点平衡,感觉到自己并不完全是被玩弄者。

有人央求我出去,我不敢,小姐被“客人”诱杀的新闻在B市一点都不新鲜。

但是有一次,老板娘要和我做伴,我就没有办法拒绝了。那是我最后悔的一次。那天,三男二女,折腾了一夜没有停下。也许是因为我年轻的缘故吧,三个男人疯狂地摆布我,其中一个毫不怜惜地抓伤了我。

挣够六千块就洗手。这些钱正好够支付老太太住院的钱。

